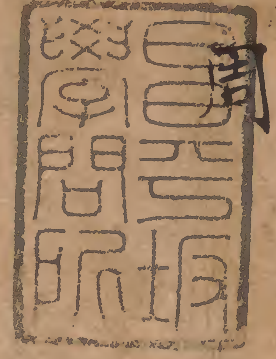


綱目前編

十四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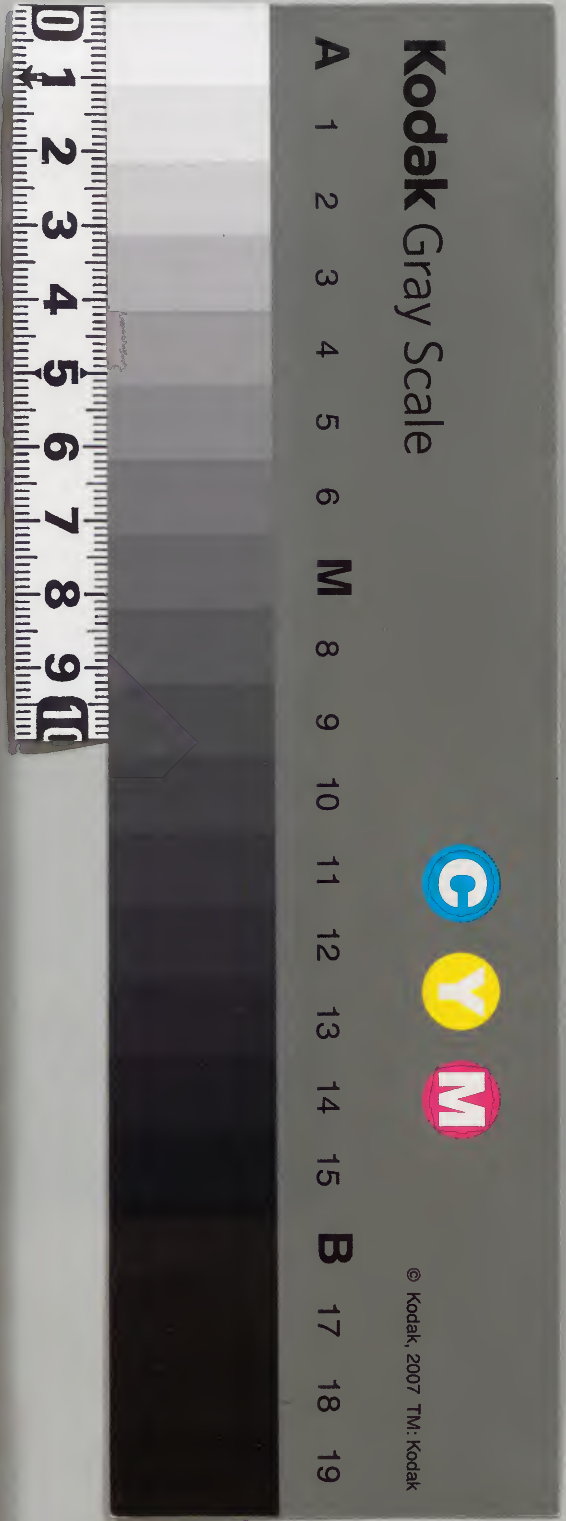
七



			漢書門
一	二	三	
二	九	九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八	二	漢	
四	一	書	
函	八		
一	五		
冊	架	冊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85
冊數	12 (7)
函號	284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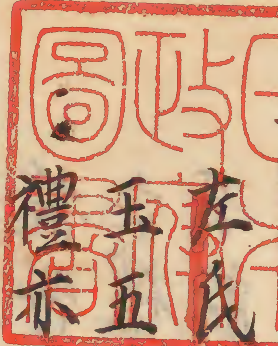


訂正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四

淺草文庫

己周惠王元年晉獻公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虢公晉侯來朝



左氏曰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肴皆賜
王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
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前編曰曲沃賂周
伐晉必虢公為之請故僖王使虢公命之虢
公為王卿士不侯旅朝蓋導晉也○穀音角
雙玉為穀

夏魯侯追戎于濟西

林氏曰濟西濟水之西魯始治戎也

號公晉侯鄭伯使原伯逆王后于陳

杜氏曰號晉朝王鄭伯以齊執其卿求王為援皆在京師故倡義為王定昏得同姓宗國之禮○前編曰按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號晉不能以禮導天子而及其成在亟為迎昏非禮矣

秦德公卒在位二年子嗣宣公是為

丙午二年秦宣公元年夏楚子熊貲卒在位十年子堵敖

嗣

秋五大夫以王子頹作亂頹出奔溫復奔衛衛人燕人立頹

左氏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有寵蒞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蒞國之圃為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文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蒞國邊伯石速詹文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前編曰按蒞國為子頹之師僖王之末以晉師伐夷詭諸周公忌

父所為出奔也。則其權勢恣橫非一日矣。惠
主立不能去之。而徒復思父且奪其田。此所
以養亂也。

冬蔡衰侯卒。在位二十年。子肸嗣。是為穆侯。

齊人宋人陳人伐魯西鄙。

杜氏曰：幽之盟，魯使微者會鄆之盟。又使滕臣行，所以受敵鄙邊邑也。

丁三年。堵敖能薨。元年楚春。鄭伯執燕仲父。王處

于櫟。

左氏曰：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於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冬齊人伐戎。

林氏曰：齊始治戎。○前編曰：是時為國立子頹。惠王越在鄭鄙，王室可謂騷矣。齊桓方霸而於此反舉伐戎之師，於王室若不聞知，蓋欲中立以觀其變也。是時齊方惡鄭，執其大

夫而鄭假寵於惠王。又專救周之事。以王居
櫟。此齊桓之所不樂也。所以置而不救。後七
年。王使召伯賜齊侯命。而後齊始為之伐衛。
然又取賂而還。霸者設心舉措如此。宜孔門
之所羞稱也。自同盟於幽之後。中國無事者
數十年矣。而獨於周室之亂。不加之意。惜哉。
戊申四年春。虢公鄭伯胥命於弭。奉王歸於王城。

殺子頹及五大夫。王賜鄭伯虎牢以東。

左氏曰：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
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
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
畧。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

咎

夏五月鄭厲公卒。在位一子捷嗣。是為

前編曰：按春秋書鄭伯突卒。突與忽爭國。忽
正而突不正。然突得稱鄭伯。卒葬皆書於春。
秋。忽猶稱世子。卒葬皆不書馬。忽固自失。突
蓋終有王室之功也。功罪自不相掩。然諸侯
受國于天子。承國于先君。苟有天子之命。雖
本爭國而立。猶正也。况有勤王之功乎。春秋
為諸侯之無王。其
假鄭突以示褒與

王巡虢守

守音狩言巡
狩于虢也

左氏曰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蚌王與之
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後之鞶鑑予之虢
公請器王子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
歸自虢○林氏曰天子省方謂之巡狩鄭厲
公以王與虢厚與鄭薄由是與王室有惡為
後鄭執王使張本○蚌虢地酒泉周邑鞶步
于反鞶鑑鞶帶
而以鑑為飾也

巳酉五年鄭文公春正月魯肆大青

肆赦易曰赦過宥罪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
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
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未聞肆大

青也。大青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
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
思宥惠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
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春
秋之旨矣

秦作密時

史記曰秦宣公四年作密
時與晉戰于河陽勝之

晉人伐驪戎獲驪姬以歸

史記曰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娣
俱愛幸之○莊子曰驪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陳人殺其太子禦寇公子完與顓孫奔齊

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獄之後也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至是陳人殺太子禦寇完與顓孫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免於眾戾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使為工正欽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

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々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于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史記曰陳厲公生子完字敬仲及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素愛厲公之子完懼禍及於是奔齊○杜氏曰禦寇宣公太子也陳人惡其殺太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公子完顓孫皆御寇之黨

楚能憚弑其君堵敖而自立

是為成公堵敖在位三年遇弑

史記曰楚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之奔隨遂與隨襲弑杜敖而代其位是為成公

康六年楚成公春祭叔聘于魯

穀梁氏曰祭叔聘魯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

楚人脩好于諸侯使人入獻王賜楚子胙

史記曰成王熊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好于諸侯使人入獻于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前編曰按春秋之中凡篡弑之又必求列於諸侯之會盟以定其位或賂王室而請命焉楚之不王久矣熊惲弑其君兄而自立故脩好諸侯入獻

天子以自文也其後十有五年齊桓責其包茅不入則位定之後跋扈如故可知矣

夏魯侯如齊觀社

胡氏曰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木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之而不法後嗣何觀

秋魯丹桓宮楹

冬十一月曹莊公卒左位三年子羈嗣是為僖公

辛七年曹僖公春三月魯刻桓宮楹

左氏曰丹楹刻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其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夏魯侯如齊逆女

秋八月夫人姜氏入于魯大夫宗婦覲用幣

左氏曰衰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

不可乎○前編曰按魯莊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君子猶以為譏况制於其母長而不婚必齊女而後娶文姜薨葬一以小君之禮借曰於母不敢貶擇婚可以自制矣而汲汲婚齊不敢少倍慈訓未及除喪而如齊納幣遇于穀盟于扈皆為是也莊公於母可謂重如存之感矣獨不思相之所以死乎至是將親迎以歸於其心必有礙焉故特為丹楹刻桷崇飾宮廟以表其不敢忘父之意非以為侈亦非以誇姜也人心天理本不可泯不能充之顧又絕滅焉噫其不仁亦甚矣至使宗婦覲而用幣此則誇媚衰姜也誇而媚之則必驕縱之慶父叔牙之通閔公之弑蓋有自來矣春秋詳而書之正始之道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林氏曰赤曹僖公也○胡氏曰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赤者曹之庶公子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權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為居正者之戒

郭云

史記曰齊桓公之郭問父老郭何故云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若子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云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云也

壬子八年春陳侯使女叔聘于魯

杜氏曰女叔陳卿○林氏曰諸侯始交聘也

夏五月衛惠公卒在位三子赤嗣是為懿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冬魯公子友如陳

林氏曰公子友如陳報女叔之聘也此內大夫出聘之始

晉侯盡殺群公子

左氏曰晉桓莊之族偏獻公患之士蔣曰去
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
蔣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士蔣又與羣
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蔣告晉侯曰可
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士蔣使羣公子盡殺
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
羣公子○林氏曰聚晉邑名獻公乃以師圍
聚邑盡殺桓公莊伯之子孫卒如士蔣之計
○前編曰按晉自曲沃桓叔莊伯之強奪宗
故其子孫亦忌宗族之強盛偏迫公室圍聚
而殺之桓莊之支無子
遺矣是亦可為世鑒哉

癸丑 九年 衛懿公 夏曹殺其大夫

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車之會即
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

晉城絳始都

左氏曰晉以士蔣為大司空士蔣為城絳以
深其宮○史記曰獻公九年始城絳都之

秋魯侯會宋人齊人伐徐

林氏曰春秋宋序於齊上主兵也○胡氏曰
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
患舊矣是年春莊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
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
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
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虢人侵晉

史記曰晉桓莊之族群公子既亡奔虢人以故再伐晉弗克

甲寅十年夏六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鄭伯同盟

于幽

左氏曰陳鄭服也。穀梁氏曰同者有同也。於是而授之諸侯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

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林氏曰衣裳之會五也。

晉伐虢

左氏曰晉侯將伐虢士蒍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經世曰責納羣公子也。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

左氏曰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杜氏曰召伯廖王卿士賜命

為侯伯

乙卯十有一年春三月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左氏曰齊侯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昂氏曰管仲在而齊侯不以王命為重取賂而還則桓公之所為管仲有不能盡致力者於此一事可見矣○前編曰按此齊侯奉王命以伐衛也而春秋皆稱人以戰齊衛皆無王室也衛侯朔抗莊王而入國其後又抗惠主以立頹至是雖朔死赤立然亦未聞其蓋前人之愆也齊侯伐之而不一引咎抗焉以

戰此衛之無王也惠王有子頹之亂固不使一介行李告難于齊而即安於鄭然齊桓方伯天子蒙塵而不一顧省至是使召伯賜命且命之伐衛而桓公不為會諸侯臨之顧微焉以與之戰幸而敗之又不能執衛侯歸于京師以聽天子之誅赦顧取賂而還如是而伐是兩下相為戰而已故皆人之也

夏四月邾子瑣卒

在位十二年 邾孫立是為文公

秋荆人伐鄭齊人宋人魯人救鄭

左氏曰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

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鬪，御疆鬪，梧耿之不此為旃。鬪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達而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前編曰：按楚以戲興兵，齊以微救，患此春秋所以狄楚而人齊也。○陳氏曰：救鄭無功，何終失鄭也。首止之會，鄭伯逃歸，為之圍新城，盟世子華而鄭少誑桓公卒。鄭遂朝于楚，諸侯之變於夷，鄭為亂階也。

晉侯驪姬子奚齊生，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

居蒲，夷吾居屈。

左氏曰：初，獻公娶賈姬，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生夷吾。晉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嬖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起戎心。若使太子居曲沃，而重耳夷吾居蒲，則可以威民。而懼戎。晉侯說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

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

夏鄭人侵許

魯城諸及防

左氏曰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林氏曰角亢龍星也建戌之月日在房故角亢晨見於東方春夏秋三時之務始畢於是戒民以土功事心為大火亥月之初心星晨見於東方而致工作之用謂版榦奄柶皆致之作所水營室星也謂十月而昏正於是樹板榦而興作也日南至而微陽始動故

土功息

丁巳十有三年春王命虢公討樊執樊皮歸于京

師

左氏曰樊皮叛王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林氏曰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其名也惠王命虢公以師討其叛逆之罪故虢公入樊執皮歸于周也○陳氏曰自齊桓不以王命討衛而後王師不出向也王室有四方之事雖伐鄭不服救衛無功而執芮伯立晉侯於是猶討樊皮也自討樊皮而王命不見於傳記

桓公為之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楚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

穀奴走反於音烏菟音徒

左氏曰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今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林氏曰楚國之難由家強而國弱故子文自減其家祿邑之奉以紓緱楚國之患難

冬魯侯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左氏曰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國語曰北伐山戎刺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史記世家曰山戎伐燕告急於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於燕命燕君復脩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前編曰按齊桓山戎之役諸書多載其深入之跡論者率以為多而春秋人之穀梁氏曰危之也愛齊侯平山戎也春秋之例凡師君在稱君將卑師眾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在焉而稱人則貶也自管仲得政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與大眾出侵伐故

自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以將卑師少爾伐衛人之照也此齊侯亦人之以其深入者將士邀功者之事非伯主攘夷保夏之大畧也

秦宣公卒 二年 弟立 是為成公

戊午十有四年 秦成公 夏六月齊侯獻戎捷于魯

左氏曰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胡氏曰軍獲曰捷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誇示春秋書來獻者抑之也

己未十有五年

秋七月魯公子牙卒

林氏曰公子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是為叔孫氏○胡氏曰牙有分將之心而季子殺之春秋不言刺者公羊以為善之也

八月魯莊公卒 在位三十二年 子般立

冬十月魯慶父弒般啓方立 是為閔公

左氏曰初公築臺臨墮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

梁氏女公子觀之圍人肇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肇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酖叔牙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公薨子般立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慶父使圍人肇賊子般成季奔陳立閔公○杜氏曰閔莊公庶子是年始八歲

公子慶父如齊

胡氏曰子般之卒慶父弑之也宜書出奔春秋書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

也○前編曰按魯自隱公將子其弟桓而桓公弑之以立卒為文姜所謀見殺于齊其子莊公制於母而忘其父又婚于齊衰姜卒與叔牙慶父亂殺般弑閔叔牙慶父皆不良死禍猶未已而叔孫孟孫季孫三家者自是立其後魯自是分而桓公子孫卒不自相容也不弟不忠不孝之報其禍如此夫

曹僖公卒

在位九年子班嗣是為昭公

庚申十有六年

魯閔公元年春正月齊人救邢

左氏曰狄人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

不可懷也
齊人救邢

秋八月魯侯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歸于魯

左氏曰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林氏曰落姑齊地閔公新立國家多難以季友賢故請於齊而復之季友忠於社稷故春秋不書其名而曰季子○前編曰按左氏稱閔公衰姜之姊叔姜之子故齊人立之昔者子般之弒季友奔陳公子慶父如齊而閔公立則齊之立閔公亦豈慶父請之邪閔公立而即為落姑之盟請復季友則是閔公亦知仗季子之忠防慶父之亂矣而卒戕于

慶父
惜哉

晉侯作二軍滅耿霍魏為太子申生城曲沃封

趙夙于耿畢萬于魏

左氏曰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霍滅耿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卜偃曰是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

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前編曰：按晉獻公方滅三同姓之國而還卒殺其子趙魏之封，即種分晉之根。天理報應亦微而速也哉。

辛酉 十有七年秋，魯慶父弑其君閔公季友，以公

子申如邾，哀姜慶父皆出奔。

冬，齊高子如魯盟。魯公子申入立，僖公取慶父

于莒，殺之。

左氏曰：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其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辭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公羊氏曰：齊高子來盟，何以不名？喜之也。曷喜爾？正我也。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魯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今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前編曰：按閔公之立也，齊侯使仲孫至魯，僖之立也，齊侯使高子至魯。春秋雖氏仲孫，然不如稱高子之美。蓋仲孫之謀不如高子也。

夫仲孫之於魯非不知慶父之當去也齊侯問所以去之顧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卒存慶父以亂魯國弑閔公雖魯誅慶父齊殺哀姜不其費力已乎此仲孫所以不及高子也○又曰按左氏於晉楚之事皆不係春秋之筆削率先經以詳其始末蓋其時晉之率楚之檇杙與魯春秋並行此左氏所得參攷致詳也然於魯春秋獨莊閔之篇魯齊之事多闕不詳何耶若莊閔之際雖間因經解事而前後事情多不真若閔弑季友出夫人慶父何以出奔僖公得入之先後高子來盟之所為皆無考也

十二月狄入衛殺懿公戴公立卒弟燹立

是為文公

左氏曰狄人伐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狄人囚交華龍滑與禮孔二人曰我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史記曰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譏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百姓大臣皆不服常欲敗之翟殺懿公也衛人思復立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代伋死者壽又無子太子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

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死故立昭伯子
申為戴公戴公元年卒齊桓公率諸侯伐翟
為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為衛君是為文公
初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故齊人入之
○左氏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
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校方任能元年革
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秦成公卒

在位四年

弟任好立

是為穆公

壬戌十有八年

魯僖公衛文公

春齊師宋師曹師

次于蕞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氏曰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
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
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
禮也○胡氏曰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
蕞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
書次其次為善救而書次其次為貶○陳氏
曰以齊晉之霸也而狄伐邢邢遷于夷儀狄
圍衛衛遷于帝丘桓文亦受其咎矣

秋七月楚人伐鄭

胡氏曰楚初敗蔡人虜獻舞至是伐鄭其勢
浸強會中華執盟王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

來者漸矣

八月齊侯宋公魯侯鄭伯曹伯邾人會于榿

林氏曰衣裳之會六也榿宋地即犖也齊桓合諸侯會盟于榿以謀救鄭也

冬十月魯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魯侯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是為季孫氏費音祕

左氏曰僖公賜季友以汶陽之田及費報其獲挈之功也

癸亥十有九年春正月諸侯城楚丘以封衛

胡氏曰楚丘衛邑齊桓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春秋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不與

夏五月虞師晉師伐虢滅下陽

左氏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賂故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林氏曰貫宋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
胡氏曰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荆楚天下
莫強焉江黃其東方與國也二國來盟則楚
人失其右臂矣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
及庸蜀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
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
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
在獨言遠近者許是盟也

虢公敗戎于桑田

左氏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而不懼
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必易晉

而不撫其民矣
不可以五稔

燕莊公卒

在位三十三年子嗣襄公

甲子二十年

燕襄公元年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

陽穀

林氏曰陽穀齊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
○左氏曰謀伐楚也○胡氏曰侵蔡次陘之
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安知其為謀伐楚
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
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
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衆聲罪致

討以震中國之威江黃各守其地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及盟召陵執陳濤塗而後及江黃以伐陳則知侵蔡次涇而二國自為犄角之勢明矣

楚人伐鄭

左氏曰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我棄德不祥

乙丑二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涇許

穆侯卒于師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氏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問師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來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涇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公羊

氏曰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綏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穀梁氏曰以桓公得志為僅矣○前編曰按惠王之世北有狄人之患南滅至于邢衛矣南有荆楚之難北伐至于鄭矣所謂南夷與北夷交而中國不絕若綏也桓公北却狄而南帖荆其有功於諸華可謂大矣然其却狄也緩而帖荆也僅韞北之次待邢人之奔楚丘之城在二年之後此桓公之緩也若夫楚之為中國患又有什百於狄者吞噬羣蠻蓋不足道僭王號者數世盡漢陽之諸姬伐蔡滅息比年伐鄭鄭諸夏之襟喉也舍齊桓固未有問罪焉者然管仲之辭文而不及大桓公之言

私而不及德菁茅微物楚所易從昭王舊事楚所可脫也而不敢及其僭王猾夏之罪以為討其僭猾則楚未易卒服也此管仲之小也桓公知誇先君之好而不及天下之體知誇攻戰之衆而不及名義之大所以楚人之辭猶未服也僅得屈完之盟姑保不戰之勝齊桓兵車之會莫盛於召陵而僅僅乃爾魯西所謂功烈之卑孟子所謂小補以聖賢作用觀之是真可謂卑小矣然以桓公管仲之資言之亦可如是而已矣

齊人執陳轅濤塗魯及江人黃人伐陳諸侯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左氏曰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其資糧靡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丙寅 二十有二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曰初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

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以偏衣佩之金玦狄突御戎先文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矣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狄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

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
闕其事也衣之危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
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危涼冬殺金寒
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
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賑于社有常服矣
不獲而危命可知也死而不服不如逃之軍
夷曰危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
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
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遠之狐突
欲行羊舌大夫曰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
其寒烏可不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
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
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
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

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又曰初
獻公以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
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
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昨子公
公田姬寘諸宮六日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
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
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
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
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
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
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
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按戴記曰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軒
子重耳曰子盍言志於公世子曰不可君

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由是觀之，申生誠忠於君父而不自惜其死矣。又使人辭于狐突曰：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信斯言也。申生無辜而死，不但無一怨言而愛君憂國之心，至死不變，嗟乎！生死忠孝之道，申生其曲盡矣。記稱其為世子宜哉。

夏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王世子于首止

左氏曰：甘昭公有寵于惠后，將立之，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杜氏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林氏曰：首止，衛地，衣裳之會也。殊會世子，不以神其世子夷於諸侯，所以定世子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曰：諸侯盟，王使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今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失多矣。君必悔之，不聽。逃其師而歸。○前編曰：按齊桓公殊會世子，不以世子

晉侯使寺人伐蒲公子重耳奔狄

夷于諸侯定王世子也。然是會也。世子之出必以它故而諸侯會之耳。世子無王命而會諸侯，桓公率諸侯會之，而世子定春秋美之。鄭伯有王命而逃諸侯，春秋逃之，此齊桓公之一正天下也。周之為父子者定，而諸侯之為夷夏者可以辨矣。

左氏曰：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

之命不校，今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

遂出

奔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氏曰：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林氏曰：夷狄始滅中國也。

九月朔，日有食之

虞大夫百里奚奔秦，秦始得志於諸侯

冬十二月，晉人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遂滅虞，執

虞公，歸其職貢於王

左氏曰：晉復假道于虞以伐虢，虢守之，寺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

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
唇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
害我哉對曰木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
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
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於桓莊
乎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爲偏乎親以
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
神必攄我對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
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晉取虞而明
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
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
舉矣八月晉侯圍上陽十二月晉滅虢午公
醜奔京師之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

其職貢於王○孟子曰晉人假道於虞以伐
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
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相秦而顯其君
於天下可傳于後世不賢而能之乎

奔梁

左氏曰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
行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
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夏齊侯宋公魯侯陳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氏曰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前編曰按左氏此下叙許男面縛銜璧見楚子于武城夫諸侯方救許許何為降楚且既云降楚明年又何為與乎洮之盟則左氏是說於經昔事情皆無所當且所引微子面縛之事又非事實紂之末年微子已遜于荒武王入殷面縛非其事也左氏於此上誣微子下誣許男蓋兩失之

戊辰 二十有四年春齊人伐鄭鄭殺其大夫申侯

秋齊侯宋公魯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

毋

左氏曰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疆又不能弱所以斃也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秋盟于甯毋管仲言於齊侯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於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

父不奸之謂禮。尋余其時之謂信。違此二者，
姦莫大焉。君若緩之以德，加之訓辭，而帥
諸侯以討鄭，豈敢不懼？若揔其罪人，以臨之，
鄭有辭矣。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
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
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威德
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
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
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開也。齊侯辭焉。子
華由是得罪於鄭。○林氏曰：甯母魯地，衣裳
之會，八也。

曹昭公卒 在位九年 子襄嗣 是為襄公 襄公二十五年 出子襄

己巳二十有五年 曹共公元年 春正月 王人齊侯宋公

魯侯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鄭伯乞

盟

左氏曰：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
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林氏曰：洮，曹地，兵車
之會一也。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
故也。○胡氏曰：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
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
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
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
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

計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得否始而逃歸今則乞盟人君舉動不可不慎也

冬十二月丁未王崩太子鄭踐位

是為襄王

左氏曰惠王二十四年閏十月崩襄王惡大

訂正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四

訂正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五

庚午周襄王元年春正月宋桓公卒 在位三十一年 子茲

父嗣 是為襄公

左氏曰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襄公即位以目夷為左師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前編曰宋故國也得一子魚為政遂足以霸惜其不能盡用子魚所以不遂霸爾

夏率周公會齊侯魯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于葵丘

左氏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昨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負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又曰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譬之

如室既鎮其薨矣又何加焉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林氏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葵丘齊地在陳留縣東衣裳之會九也○前編曰按宰孔後命桓公聞仲之言而後下拜則桓公初心至是滿矣此孔之所以料其終亂也其詳見國語而左氏不載又按宰孔之命國語史記皆有弓矢車服九旒之賜皇極經世書賜命為伯此所謂加賜一級者歟然宰孔初命但以賜胙為辭蓋以宗廟為重也孔子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古人禮意所重蓋如此云
軒按國語天子使宰孔致胙齊桓命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

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遂下拜升受此管子以禮佐桓尊王之大節也以故當時諸侯稱順焉而莫之敢背矣

晉獻公卒

左位二十六年

奚齊立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荀息立奚齊之弟

卓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左氏曰初晉獻公使荀息傳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

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死之克曰無益也荀

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將焉避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

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

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

之○穀梁氏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林氏曰獻公未

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奚齊受命繼位

未無罪故里

幸克稱名

辛未二年 宋襄公元年 春魯侯如齊

林氏曰魯始屈於大國此魯侯朝齊之始也

狄滅溫 子奔衛

左氏曰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秦師及齊隰朋立

晉公子夷吾為晉侯 是為惠公

傳曰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平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子盍入乎重耳告舅犯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不固本終必槁落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重耳出見使者曰父生不得供備灑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盍請君于秦乎大夫許諾

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重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胄裔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填撫其國家。及其民人。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穆公許諾。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千翟曰。寡君使繫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君聞之。得國恒於斯。失國恒於斯。喪不可久。時不可失。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重耳。又重耳

甲

有命。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亡而不私。公子繫退。弗夷。吾于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冀芮曰。公子勉之。猶潔不行。重賂配德。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乎。夷吾出見使者。退而私於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汶陽之田。百萬。不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葵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內外列城。五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繫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哭而

弔

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公子繫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是故先置夷吾。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唯則定國。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人焉能克？是吾利也。○前編曰：按重耳不求入夷吾，求入秦穆公，雖義重耳之仁，而終貪夷吾之賂。此公子繫之謀也。秦穆天資本善，而輔之者非人。一有利心，釀晉亂者十五年於此。孟子惡有國者之言利，其意深哉。齊桓公志平晉亂，而置君一唯秦之聽，亦不能援立重耳，惜哉。

軒按前編述立晉惠公事，乃參國語禮記左傳而刪以叙之者，故標其首。唯云傳曰：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氏曰：晉侯將殺里克，以說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前編曰：按惠公之殺里克，前以掩奪國之嫌，後以防重耳之入。里克雖為社稷立賢之計，拳拳於重耳，然與其弑三君而成重耳，孰若全申生以弭後患？因優使一言之誘，遂為中立之謀，坐視申生之死於前，而卒蹈弑逆之名於後，惜哉。

冬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左氏曰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

壬申三年春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

左氏曰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侯受王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其何繼之有禮國之榦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

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夏王子帶以戎入寇秦晉伐戎晉侯平戎

左氏曰夏揚拒泉臯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林氏曰王子帶召戎入寇欲因以篡位也晉惠公為周與戎講和言平戎於王尊卑之辭也

癸酉四年春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左氏曰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
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前編曰按黃之滅管仲之言
卒驗齊桓霸業於是衰矣

秋王子帶奔齊

冬齊侯使管夷吾入聘

左氏曰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
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
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仲辭曰臣賤有
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
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
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

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前編曰按五伯桓
公為盛而周室戎狄之禍自若王子帶以戎
伐周天下之大罪也桓公不能討而平戎于
王豈以受王子帶之奔為此姑息耶桓公身
不能容子糾而為王容叔帶固將曲全襄王
兄弟之愛未免卒釀王室異日之禍云
冬十二月陳宣公卒
在位四子欵嗣是為
十五年

甲戌五年 陳穆公 春秋侵衛

胡氏曰齊桓為陽穀之會是肆于寵樂其行
荒矣楚人伐黃而不救是忽於簡書其業怠
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侵衛侵鄭近在
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

齊侯使仲孫湫入聘

左氏曰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四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會于鹹

林氏曰鹹衛地兵車之會二也○左氏曰夏會於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秋齊侯使仲孫湫來致諸侯之戍

左氏曰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冬晉饑使乞糴于秦

左氏曰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問諸子桑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之而討焉無眾必敗問於百里奚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輸粟於晉自雍及降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乙亥六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氏曰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
有闕也○林氏曰緣陵杞邑不序諸侯散辭
也是故但曰諸侯者不係之伯者之
辭也但曰大夫者不係之君之辭也

冬蔡穆侯卒

在位二十年

子甲午嗣

是為莊侯

秦饑使乞糴于晉

左氏曰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
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
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
傳慶鄭曰棄信背隣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
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
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

猶讐之况怨敵乎弗
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丙子七年

蔡莊侯元年

春楚人伐徐

三月齊侯宋公會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

牡丘遂次于匡

魯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左氏曰春楚人伐徐諸侯盟于牡丘尋蔡丘
之盟且謀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
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林氏曰牡
丘齊地與匡近匡衛地兵車之會三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氏曰秋伐厲以救徐也○林氏曰大夫帥師救徐楚師不退故二師伐厲以救徐厲楚

與國也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

齊大夫管仲卒

管子書曰仲寢疾桓公問曰仲父之疾不幸不起政將安移仲未對公曰鮑叔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人好善而惡己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公曰然則孰可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隰朋乎且朋之為人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不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公又曰不幸而失仲父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仲曰君請矍已乎鮑

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
甯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
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弁而
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曰鮑叔好直而不
能以國誥賓胥無好善而不能以國誥甯戚
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善言而不能以信
默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誥信然後能以
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言終喟然嘆曰天之
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
史記曰是歲管仲隰朋皆卒仲病公問羣臣
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
對曰殺子適君非人情不可開方如何曰倍
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親仲死而桓公不用其言近
適君非人情難親仲死而桓公不用其言近

用三子三子專權○蘇氏曰管仲相桓公伯
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仲
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子爭立
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三子固亂人國
者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
也公問之相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
而其言乃不過曰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乎桓公聲色不
絕乎耳目非三子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
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
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
以繫桓公之手足耶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
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因桓公
之問舉天下之賢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

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五伯莫感於桓
文。文公之才不及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晉
襲文之餘威，得為諸侯盟主，百有餘年，何者？
其君雖不肖，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死，一亂
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死矣。賢者
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
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前編
曰：按管仲之死，當在是年之春。外則救徐而
徐敗，內則牝丘之盟，伐厲之師，方行而宋人
伐曹，西則與秦共立晉侯，而秦伐晉，獲其君
以歸。桓公於此，皆末如之何矣。

十一月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氏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
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
是以穆姬怒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
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
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
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三敗及韓，晉侯逆
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
公曰：何故？對曰：出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
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
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
請戰。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澗而止。公號
慶鄭，公曰：悛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秦
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
○林氏曰：韓，晉地，此晉秦交兵之始。

王命秦伯釋晉侯

史記曰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
夷吾姊為秦穆夫人聞之衰經跣以太子瑩
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經
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王帛相
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
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穆
公曰我得晉君以為功今天子為請夫人是
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
牢

晉侯夷吾自秦歸于晉

左氏曰穆公謂其大夫曰獲晉侯晉人感憂
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
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
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
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
其君祇以成慝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
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
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
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
社稷矣其卜貳圍也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
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
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
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
多庶有益乎眾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十月晉

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人豈歸君人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史記曰秦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內地使太子圍為質於秦秦妻太子圍以宗女

丁丑八年春正月戊申隕石于宋五六鷓退飛過

宋都

左氏曰隕石星也六鷓退飛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襄公問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精氣而發也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十二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

曹伯會于淮

左氏曰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秋狄侵晉取瓜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王以戎難告于齊之徵諸侯戍周十一月鄭殺子華十二月會于淮謀郟且東畧也城郟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林氏曰淮臨淮郡左右兵車之會四也○前編曰按齊桓尚能伐厲以救徐城郟以制淮夷豈不能伐戎以救周乎不務德而勤遠畧於此見

戊寅九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氏曰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林氏曰英楚之與國臯陶之後也

冬十二月齊侯小白卒

在位四十三年主中國盟三十九年

五子

爭立

左氏曰謚曰桓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立有寵於衛其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初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

因內寵以殺羣交而立武孟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胡氏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桓方在殯四隣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按武孟無虧也惠公公子元也孝公午子昭也昭公公子番也懿公公子商人也

已十年 齊孝公 春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

齊

夏魯師救齊

左氏曰春宋襄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林氏曰宋襄受齊侯管仲立孝公之託而孝公又奔在宋故宋襄以諸侯伐齊納之

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贏齊師敗績狄救齊立

公子昭 是為 孝公

左氏曰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師敗齊師于贏立孝公而還

冬邢人狄人伐衛

左氏曰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

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前編曰：按齊桓卒而鄭伯始朝于楚，邢狄伐衛矣。諸侯之伐齊，雖為桓公之故，然以霸國而受伐，天下之事固可知也。宋襄狃於伐齊之勝，遂有圖霸之心焉。說者以邢人狄人伐衛為進狄而救齊，果進狄何不於救齊人之而於衛？人之耶？伐衛則與邢俱人之盟，邢則與齊俱人之桓公歿而狄重稱人，夷狄之盛也。晉文霸而狄復稱狄，霸圖之盛也。

康十有一年春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左氏曰：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東屬諸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夷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林氏曰：睢水名，蓋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言宋襄曹南一會而先執滕子，後用鄆子，是暴虐二君。

秋宋人圍曹

左氏曰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有所缺而以伐人若之何蓋姑內省德乎無缺而後動○前編曰按齊桓公晚始東畧宋襄蓋繼其志欲以屬東夷首虐滕鄆之君本欲立威不知乃所以失諸侯也齊桓假仁義而伯宋襄假之而又不及其屬小國也將假義而失之暴其敵大國也將假仁而失之迂宋襄圖霸大槩如此然用鄆子者宋襄之命也春秋歸罪於邾以邾之役於不義也夫以邾子之賢不能自立而怵於震鄰陷於賣友惜乎

衛人伐邢

左氏曰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者周饑克殷而牙豐亨邢牙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牙從之師興而雨

冬魯人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氏曰陳穆公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盟于齊脩桓好也○胡氏曰盟會皆君之禮也然則為此盟者乃魯僖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也春秋曷為沒公而人諸國講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魯莊公十年齊敗蔡師始見於經其後入蔡

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莊是年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稱人而不得與中國會盟者。以齊脩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佐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

梁亡

左氏曰。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穀梁氏曰。梁亡。自亡也。涵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自亡也。杜氏曰。梁嬴姓。伯爵。柏翳之後也。

辛巳十有二年夏。郟子朝于魯。

鄭人入滑

左氏曰。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公子士。洩堵敖帥師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隨

左氏曰：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
有痾邢。○又曰：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師
執薳蕩帥師伐隨，取成而還。

壬午十有三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氏曰：宋襄欲合諸侯，城父仲聞之曰：以欲
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宋人為鹿上之盟，
以來諸侯怨楚，楚人許之。公子月夷曰：小國
爭盟，禍也。宋具弔牙，幸而後敷。○杜氏曰：鹿
上，宋地，宋為盟主。故春秋序於齊上。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執宋公以伐宋

左氏曰：諸侯會宋公子盂，子魚曰：禍其在此
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
伐宋。○公羊氏曰：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
會，公子月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
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吾與之約，自我為之，
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
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月夷曰：子歸，守
國矣。國，子之國也。月夷曰：君雖不言，國固臣
之國也。於是歸設守，城楚人謂宋人曰：子不
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曰：吾賴社稷之

神靈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
宋國。於是釋宋公。公走之衛。目夷復曰：國為
君守之，迎襄公歸。○杜氏曰：西，宋地。楚始與
中國行會禮，故春秋稱爵，不言楚執宋公者。
宋無德而爭盟，為諸侯所疾，故摠見眾國共
執之文。○胡氏曰：執宋公者，楚子也。春秋不
言楚子，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
執其會王，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
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
同執為文。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眾
何弱於趙。然涇池之會，蔣相如一奮其氣，威
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况以五國之君
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然宋公欲繼，則相反
烈而與楚盟，曾宣攘我，故尊王室之義乎。故
人宋公於鹿上，又盟而孟之會，有
著其事而不隱，所以深歎之也。

冬楚人使宜申如魯獻捷

林氏曰：楚大
突夫始見於經

軒梅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似可取
者。及楚執宋公，而獻捷於魯，其橫逆甚矣。
魯於是時，乃不能申大義，
以攘荆楚，尊中國，惜哉。

十二月魯侯會諸侯明乎薄釋宋公

左氏曰：會于薄，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
未足以懲君。○胡氏曰：宋方至會而蠻夷執

而伐之以其侮獲遺魯是夷狄反為中國禽獸將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軟血要言未趙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偵甚矣故春秋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也穀梁氏謂不與楚專釋是已

癸未 十有四年春魯侯伐邾取須句

左氏曰須句風姓實司木碑與有湯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之公伐邾取須句而及其君焉○杜氏曰須句魯附庸國在東平須昌縣西北

夏鄭伯如楚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左氏曰初平王之東遷也幸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身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身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前編曰按先王視地畫井而計民授田九地之可田者既已井授矣其依山險阻高下不一地不可田田不可井者尚皆虛之用廣樵牧惟夷狄之俗則多依山阻險此所以有九州內之夷狄也然伊洛王畿天地之中雖曰曠土秦晉豈宜遷陸渾之戎居之秦晉之罪不惟亂華其適周甚矣自此伊洛之戎世為

周惠他日王謂晉人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魍魎故凡姓之祖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偏我郊甸我有中國誰之咎也然則秦晉之罪不可勝諫矣

晉太子圉自秦逃歸

王召叔帶于齊

左氏曰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太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媾允云各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冬十一月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氏曰鄭伯如楚宋公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公孫圉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已弗聽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溺司馬子魚曰彼眾我寡請及其未既溺擊之公曰不可既溺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難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又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何勿傷愛其

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威致志鼓儵可也鄭文丈人辛戌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御繯系之倍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我事不遇女器楚子入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夜辛送牙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没牙為禮卒於魚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以是知其不遂霸也○前編曰按宋襄求霸之初虐二國之君何其暴也至泓又戰不重傷不禽二毛又何仁也無他前日氣銳而今月氣怯爾○胡者元老之稱儵仕衡反儵巖未整陳也芽彌爾反

甲申十有五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左氏曰齊侯伐宋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夏五月宋襄公卒

在位十四年

子王臣嗣是為

左氏曰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秋楚人伐陳

左氏曰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魚夷城頌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左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賞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王命狄師伐鄭取櫟以狄女隗氏為名

二十五年

左氏曰鄭之人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王之與衛滑也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成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珣邠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曰凡兮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睦近尊賢

德之大者也即擊從昧與頑用器其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璧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迫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擊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器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乎周德既衰於是年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王弗聽使類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名富辰諫曰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惓王又啓之世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又弗聽

左傳卷之二十一 宣公十四年 鄭伯如鄭請滑 鄭伯怨王之與衛滑也不聽王命而執二子 王怒將以狄伐鄭 富辰諫曰不可 太上以德撫民 其次親親以相及也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成 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管蔡邲霍魯衛毛珣邠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 邠晉應韓武之穆也 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 故糾合宗族于成周 曰凡兮之人莫如兄弟 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 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 庸勳親親睦近尊賢

九月晉惠公卒在位十四年子圉嗣是為懷公

左氏曰惠公卒懷公立命無從亡以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劑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乎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下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之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亡以謂重耳

冬十一月杞子卒在位十八年弟姑容立是為桓公

乙酉十有六年宋成公元年春正月晉公子重耳入于晉

入于晉

左氏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父伐蘆智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

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衍過衛
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又野人
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
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又有馬二十乘公
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蚕妾
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
有四男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
之姜曰衍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
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驕脅欲
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
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
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
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
實璧焉公子受飧及璧及采采襄公贈之以

馬二十乘及鄭鄭及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
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
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
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
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
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牙固將
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餐之曰
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
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
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
報我曰若以君之靈得及晉國晉楚治兵過
於中原具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
右屬囊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
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

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
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與
又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
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
曰秦晉匹也何以早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
日公喜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及也請使衰
從公子賊河水公賊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
公子降拜稽首公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
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秦伯納之及河子
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縲從君巡於天下
臣又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
公子曰所以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
其璧於河濟河圍會狐人桑泉取曰衰二月
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
軍于郇狐偃及秦晉之火夫盟于郇公子入
于晉師及曲沃朝于武宮使殺懷公于高粱
呂卻畏逼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
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
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
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遂衛於
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國語云公屬百官
賊職任功弃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
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
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授能官方定
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
賞功勞事苟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藥
郇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
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

士食田廢人食力工商食官卑隸食贖官宰
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詹習如赤狄之
別種也
隗姓

王使王子虎內史與錫晉侯命

是為
及公

國語曰襄王使太宰及公及內史與錫晉侯
命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
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
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
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
之以寡好內史與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
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
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

侯必歸之王其善之王從
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

晉侯賞從亡之臣

左氏曰晉侯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
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
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至晉祀者
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二子以為已力不
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
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
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
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
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又反也身將隱
焉用反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子

借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
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史記曰介子推
與毋借隱至死不復見子推從者憐之乃縣
書公列曰龍歌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
蛇各入其字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
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
功使又召之則已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
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而封之以為介推田
號曰介山從已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
及臣敢請罪公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真
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
矢石之難沂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
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
之後故且及子晉人闡之皆說

秋王廢狄后王子帶以狄入寇王出居于鄭告

難于諸侯

左氏曰大叔帶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類叔桃
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
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名其謂我何寧
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敵國人納之秋類
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
公息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太
叔以隗氏居于溫王使告難于諸侯天子無
出春秋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皆視官
貝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汜音凡

宋及楚平

左氏曰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
罔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
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
從之○林氏曰宋自襄公牙泓之敗與楚不
睦至是成公改
紀始及楚平

訂正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五

訂正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六

丙戌周襄王十有七年晉文公元年春正月衛侯燬滅

邢左氏曰衛侯燬滅
邢邢同姓也故名

夏四月晉侯逆王入于王城王賜之田

左氏曰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狄僂言於晉
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
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侯辭
秦師而下次于隈契右師圍濕左師逆王王
入于王城取木叔于濕殺之于濕城晉侯朝
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

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
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
圍又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畏四夷宜
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侮之也乃
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
去之諱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
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
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翳牙冀趙
妻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晉侯問原守於
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餽而弗
食故使
處原

衛文公卒在位二十五年子鄭嗣是為成公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林氏曰頓國名在汝陰南頓縣是也頓迫於
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胡氏曰
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
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也不能以禮安
靖鄰國保恤小寡中國諸侯又不能修勞伯
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
夏也故春秋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
責中國深矣○陳氏曰齊桓公卒楚始與諸
夏盟于齊于鹿上執宋公納頓子後
然欲廢置諸侯矣春秋之所懼也

冬十二月魯侯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氏曰衛人平莒於魯十二月盟于洮修衛
更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林氏曰洮魯地

丁十有八年衛成公春正月魯侯莒子衛甯速

盟于洮

齊人侵魯西鄙魯侯追齊師至鄆弗及

左氏曰春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洮
尋洮之盟也齊師侵魯西鄙討是二盟也

夏齊伐魯北部

左氏曰齊孝公伐魯北部衛人伐齊洮之盟
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

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
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
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
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
公木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賜之
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
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
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
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
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
不然恃此以不
恐齊君乃還

魯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氏曰東門襄仲滅文仲如楚乞師滅孫見
子至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林氏曰
春秋書乞師始此內乞師不書書乞
師于楚以誌中國之屈於夷狄也

秋楚人滅瑯瑯子歸

左氏曰瑯瑯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楚人讓之遂滅瑯瑯以瑯瑯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魯侯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氏曰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楚
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魯侯以楚
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實桓公子
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成

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林氏曰
緡宋地穀齊邑○前編曰桓齊自桓公之歿
楚遂爭霸諸夏齊討魯衛之盟是又欲復霸
也魯人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用齊師壓境
始使展喜受命焉如其言果退齊師矣而魯
復乞師於楚是以先王之命退師而自犯先
王之命也楚乃西滅瑯瑯北伐宋東取穀其勢
益張微晉及之霸則楚遂霸諸夏矣果兩庸
非魯導之與是行也滅文仲
在焉可謂不仁不知甚矣

戊子十有九年夏六月庚寅齊孝公卒在位第十年弟潘

殺世子而自立是為昭公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氏曰楚子將圍宋使子交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王復治兵於蔣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交子交飲之酒蕭賈尚幼後至不賀子交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王曰以諸國也諸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王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王割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向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守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子被廬作三軍

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遂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御讓於乘枚先軫使乘枚為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又曰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陳戊曰此楚子也其稱又何嫌予楚霸也

盟于齊楚。猶序陳蔡之下。于鹿上。猶不先齊。宋也。孟之會。宋楚始並為諸侯。長矣。楚之稱子。而長於諸侯。宋襄為之也。齊桓公卒。而衛從楚。魯又從楚。楚敗宋師于泓。納頓子于頓。滅瓊。取齊之穀。且合四國之君。以圍宋。春秋以是為夷狄之強矣。故雖序於諸侯之上。而人之。○聯焉。皆楚邑。○被廬。晉地。○執秩。王爵秩之官。○

十二月魯侯會諸侯明乎宋

胡氏曰。魯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旁見圍。無嫌於與盟。而魯之罪亦著矣。

己丑 二十年 齊昭公 春晉侯侵曹 晉侯伐衛 楚人

救衛

胡氏曰。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春秋再稱晉侯者。譏後怨也。

三月晉侯入曹 執曹伯 畀宋人

左氏曰。宋使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心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胡氏曰。曹伯羸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又不脩詞令。邊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

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界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至夏盟其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

夏四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楚師敗績

左氏曰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知難而退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

怒亦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也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實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

不可。四月，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
慙次于城濮。楚師背鄆而舍。晉侯患之。子犯
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
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乘貞子曰：「漢陽
諸姬，楚實蓋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
子玉使鬬勃請戰。晉侯使奕枝對曰：「楚君之
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既不獲命，
敬頌大文，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
朝將見。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古長有
禮，其可用也。」遂伐木以益其兵。陳師於莘北。
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
季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西將左子
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
右師潰，狐毛設二旂而退之。奕枝使輿曳柴
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
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
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
日館穀及癸酉而還。○左氏又曰：「城濮之戰，
晉中軍風于澤，老大夫之左旃，祁驪好命司
馬殺之，以狗牙諸侯使茅戎代之。師還，壬午
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
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
貳殺舟之僑，以狗牙國氏。於是大服。君子謂
文公其能刑矣。三軍而民服。○胡氏曰：「當時
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也。而經之書及
何以在晉，得在雖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
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
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攜其黨，拘宛

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
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夫荆楚恃強憑陵
諸夏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
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位者不敢與
之爭兮又伐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
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
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畧
何也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文公一戰勝楚遂至夏盟以功利言則高
矣諸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弔也曰齊桓
之楚尚未至與中國並驅晉之楚則至執
中國盟主其勢極盛故不得不與之戰齊桓
所為將以服其心晉之戰所以挫其勢然
其有功於中國一也○前編曰按 晉 文公 勤
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所謂乃
霸假之也然霸圖猶有此後世併此無之矣
晉 文公 之霸子犯先軫之謀居多先軫報施救
患取威定霸之說已不如管仲三不可之言
惟子犯諸書義之蔚禮樂德之則其言為精
又曰德義利之本則皆霸佐之心矣夫有恩
則有怨救宋固報施也至於分曹困衛報怨
亦已甚矣稱舍於臺一譎分曹界宋一譎私
許復曹衛一譎執宛春又一譎退邲曳柴又
一譎晉 文公 譎而不正於此一役臣見之在
軍則殺欒 黶 邲 師入則殺舟之儒此軍法
所以伸戰所以勝國入所以畏文公 霸業於
是乎備見之矣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子
主名

衛侯出奔楚

五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獻赫延俘于王王策

命晉侯為侯伯

左氏曰晉侯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
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
使子父九行成牙晉晉棄枝入盟鄭伯晉侯
及鄭伯盟于衡雍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
兵于鄭伯傳王用平禮也王享禮命晉侯宥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
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彤彤
矢百級弓矢千和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
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遘王慮晉侯
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
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鄉
許亮反猶屬也○人子氏九名也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

踐土陳侯如會魯侯朝于王所

左氏曰衛侯在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
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樊王室
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得隊其師無
克祚國及而亥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

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林氏曰書朝王始此此先朝王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後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又辭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左氏曰或訖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強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公子欵大華仲前驅救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欵大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陳穆公卒 子朔立

在位十

是為

冬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會于温王將于河陽諸侯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立公子瑕曹伯襄復歸于曹諸侯遂圍許

左氏曰會于溫討不暇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將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至申公朝于王所衛侯與元咺訟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甯子職納橐籥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晉侯有疾曹伯文暨侯孺貨筮史使以曹為解曰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

將左行○公羊氏曰衛侯之罪殺叔武也春秋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向賢乎叔武讓國也又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室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始反衛侯衛得反曰叔武莫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執衛侯者晉侯也其稱人衛之禍及公為之也又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牙殺母弟者又公為之也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自者向有力焉者也此孰其君其言自向為叔武爭也○前編曰按是年晉文公始霸春秋所不書者二上則天王下臨踐土不書下則衛侯鄭殺叔武不書何也春秋之事所不書衆矣蓋舊史所書皆

從赴告所不告者史固不得而書也。夫子修春秋有致定而無增加蓋謹之也。然踐土之天王不書於朝王所見之叔武之見殺不書於衛侯名元咺奔而晉執衛侯見之或曰叔武之殺非衛侯也公子款大也吾觀衛侯在外則殺元咺之子返國則已盟而先期以入是皆有忌叔武之心焉衛侯忌叔武之心久矣使衛侯無忌叔武之心則先驅向以殺叔武又遠哉春秋誅心之法必不以是末滅衛侯也

庚寅二十有一年陳共公夏六月王子虎與侯晉

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左氏曰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憇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陳氏曰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向也踐土之役王子虎不書治盟也今以大夫盟諸侯及公之志荒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為之也○前編曰按翟泉在洛陽城內去河南王城二十五里耳諸大夫於此不入聘王室魯侯於此會盟不朝天子是誠何為者直春秋於此不書公而大夫皆人之

辛卯二十有二年夏狄侵齊

左氏曰春晉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屬晉又有鄭虞也遂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左氏曰晉侯使醫術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欵治塵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欵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塵辭卿○林氏曰子適即瑕子儀瑕母弟也○前編曰按衛侯有罪則不當以醫誅衛侯無罪則不當以王免此晉文之不正也衛侯初歸則殺叔武再歸則殺元咺公子瑕春秋於其出奔不名歸而名之此於失國滅同姓之罪矣元咺失事君之禮故以國討書有守國之功故以官書公子瑕之及也非其罪矣

晉人秦人圍鄭

左氏曰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使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

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智。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前編曰：按晉文報怨而喜功，故邀秦以伐鄭。秦穆恃功而視利，故私鄭而倍晉。此一役也。結怨交兵者，數世。晉主夏盟，失秦之援，而為楚所抗。自是後，始春秋之所憂在楚，史記之所憂在秦。二者居天下之大勢也。○舍音捨，共音恭。

冬王使宰周公聘于魯。魯公子遂如京師。遂如

晉

胡氏曰：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于列國，此大不恭。又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德者也。○前編曰：謂夷周於晉，猶未也。其後知有晉而不知有周矣。可勝誅哉。

壬辰 二十有三年秋，晉作五軍。

左氏曰：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林氏曰：初命趙衰為卿，讓於桑枝。季始從原，大夫為新軍帥。○前編曰：初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至獻公作二軍，文公作三軍，又作三行，至是復作五軍。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

前編曰按齊桓公時狄滅衛而封衛于楚丘
晉文公時狄圍衛而衛遷于帝丘桓文之優
劣見矣

癸巳二十有四年春楚子請平于晉晉侯使陽處

父如楚

左氏曰春楚子使鬬章請平于
晉晉使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夏四月鄭文公卒

在位四十五年

子蘭嗣

是為穆公

衛人侵狄及狄盟

冬十二月晉侯重耳卒

在位八年至中國盟五年

子驩嗣是

襄公

林氏曰文公卒襄公繼伯○前編曰晉文伯
功不及齊桓之盛而晉世主夏盟齊桓止其
身蓋齊桓之家不治而晉文之家治也齊桓
之夫人三內璧如夫人者六人身死不及殯
而即有五公子之亂齊遂以衰傳稱晉侯逆
夫人羸氏以歸狄人歸季隗杜祁以君故讓
福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
在四辰羸賤班在九人但齊善存否不見於

傳而劉向列女傳稱晉文迎之以歸為夫人
向博極羣書必有考也則晉文之家法大槩
可見矣家法治所以無身後之亂也有
國者當知治亂之本不可以是為迂

甲午二十有五年 晉襄公元年 春二月秦人入滑

夏四月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左氏曰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
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
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
竭遠至備之無乃不可乎公辭焉召孟明西
乞白乙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
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

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
人禦師必殽殽有二陵必死是間余收爾
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
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
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
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
將市於周遇之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
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
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
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
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
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
必伐秦師爰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
死君身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

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遂發命邊興善戎子墨衰經梁弘禦戎萊駒為右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嬴諸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言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繫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御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晉孟明

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青掩大德○陳氏曰晉之霸秦有力焉自城濮以來無彼不從也文公未葬襄公墨衰及善戎氏要秦師于殽敗之夫晉帥天下諸侯以攘夷狄存中國也秦有力焉而及善戎敗之秦晉之構怨自是始更三君交兵無虛歲曾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伯是故特書及而晉子貶稱人然則善秦歟自韓原秦帥無君大夫則非善之也晉遂不競而楚伯秦亦與有力焉耳○杞子秦大夫是時戍鄭管窰也

秋晉人敗狄于箕

左氏曰狄伐晉及箕八月晉侯敗狄師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

討敵不自討身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
元面如生初印季使過冀見冀缺釋其妻懿
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
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
出刃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
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迺鯀其舉也與禹管
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
不孝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
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
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
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
軍行○在氏曰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
進之○林氏曰印季即胥臣也先茅晉大夫
也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卻缺獲白狄子故
以一命命之為卿復與之冀冀缺父之故邑
也

冬十二月魯僖公卒在位三十三年子興嗣是為文公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氏曰討其貳於楚也

乙未二十有六年魯文公元年春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王侯叔服如魯會葬

林氏曰叔氏服享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夏四月王使毛伯錫魯侯命魯叔孫得臣如京

師

左氏曰王使毛伯錫魯文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胡氏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懔則有錫禮所謂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錫之散冕圭璧然後歸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終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而錫命乎○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衛人伐晉

左氏曰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晉襄公既禘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諸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者臣伐衛圍戚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秋魯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氏曰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林氏曰戚衛邑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

冬十月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而自立

是為穆公

左氏曰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誘諸令尹子上子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子職而黜商臣商臣聞之以宮甲圍成王縊

秦復使百里視為政

左氏曰報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曰是敷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丙申二十有七年

楚穆公元年

春二月晉侯及秦師戰

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氏曰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報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鞠居為右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夏六月宋公陳侯鄭伯魯公孫敖晉士穀盟于

垂隴

左氏曰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春秋書士穀堪其事也○陳

氏曰晉遊以大夫盟諸侯也大夫而與諸侯敵於是始故書大夫專盟自士穀始也然則士穀至是盟也則曷為序於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至盟也是故訖於宋不以大夫至盟翟泉敗此何以不貶敗不於其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自書士穀而後凡後書大夫垂隴至士穀新城主趙盾而後大夫與諸侯序於是城之盟書齊國佐隨之會書宋華元甚者無伯而君與大夫並列於會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氏曰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胡氏曰按左

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春秋貶而稱人者以其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

丁酉二十有八年春正月魯叔孫得臣會晉人宋

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氏曰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

秦人伐晉秦師還秦伯誓于師

語詩書秦誓篇

左氏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郟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

用益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與人之壹也。益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史記秦紀曰：穆公自菊津渡河，封穀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云云。以申不用，襄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前編曰：按秦誓，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左氏託秦晉之故，甚詳而不託作誓之事，書序誤以為敷穀還歸之作。惟史記繫作誓於取王官封穀尸之後，蓋穆公自是不復東兵矣。此篇穆公更歷懲創之言，極為真切。穆公於五伯之功，為末而晚年所悔，庶幾王者之意象焉。但所少者，剛明之力，而或有悠緩之意，所望於人者大而所以自為者，或尚小爾。

秋楚人圍江

冬十二月王使王叔會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

救江

左氏曰：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至于旁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杜氏曰：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胡氏曰：當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

出武陟齊以東兵畧陳蔡而南處父等軍乃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討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春秋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

戊二十有九年夏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左氏曰楚人滅江秦伯為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守吾自懼也

晉侯伐秦

胡氏曰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春秋則貶而稱入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春秋則稱爵向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誥命不越此矣

王賜秦伯金鼓命為西方諸侯伯

史記曰秦用申余謀伐我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賜穆公以金

鼓命為西旁諸侯伯。○前編曰：按秦伐滅西戎，益國十二，必非一略。又事蓋史記總叙於此年之下，以見天子賜賚之由。自周室有犬戎之難，平王東遷洛陽，以滅戎之事委秦仲秦自大夫而為諸侯，於此又有賀賜之寵焉。

衛侯使甯俞聘于魯

左氏曰：衛甯武子聘魯，公與之寔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予，以覽報寔，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于大禮，以自取戾。○前編曰：魯衛兄弟，其聘使往來，蓋常事不悉書也。而甯俞獨書，蓋賢俞以病魯也。魯以天子禮樂祀周公，而及於穆公之廟，寔祭用之，可謂僭且褻其來父矣。而武子獨譏其不然，魯之君臣亦慢不知省，故孔子嘗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獨書甯俞，其諸賢俞以病魯與。

己亥 三十年春正月王使榮叔歸魯成風之含且

賜

三月使召伯如魯會葬

三 胡氏曰珠王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
禮委母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
或風以委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且
賵及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則王法廢人
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憐其道非小失也
○前編曰按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周之失
政亦有以自致自平王忘讐戎申而征伐之
義失繻葛之欺特不幸耳自仲子之賵天子
自壞禮矣而子孫襲之迨錫桓公之命歸成
風之賵凡不王之禮即採諸侯之意數數然
媚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哉裴度有言韓弘與
彘討賊承系歟乎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
死命特以舉措得道能服其心故再周之舉
措在後世猶不服况當時強諸侯何以服其

心乎

夏秦人入都

都音若

左氏曰初都救楚即秦
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都

秋楚人滅六冬滅蓼

左氏曰滅六仲聞六與蓼滅曰舉陶庭
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冬十二月訖僖公卒子湯哉嗣

是為昭公

庚三十有一年春晉舍二軍

左氏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刑也是以上之董子于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速逃由箕垂治濬滌水殺禮續常職出滌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夏秦穆公卒

在位三十九年

子蒞嗣

是為康公

左氏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史記曰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亦在從死中

秦人哀之○子王子曰當時稱賢君固未有出穆公之右者而其卒也三良殉而黃鳥之詩哀或以為此穆公之遺命也其言過矣穆公之於晉也怨其君而矜其民不忍其饑而死也穆公之於秦也自悔其過不忍殺敗軍之三大夫豈以無罪之三良而命之從死必不然也以人殉葬蓋出於我翟之俗責穆公不察其非理無遺命以變其俗則可責穆公有遺命迫其從死則不可也惟孫秦山止責康公而不及其他此為得其情者至朱子之論而是非始定曰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息習以為常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此為可歎耳

八月晉侯驩卒在位七年晉人逆公子雍于秦

左氏曰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國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擇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毋淫子辟無畏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偏倍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御焉秦大而迎足以為接母義子愛足以

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不然將及弗聽賈季亦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郟賈季怨陽子易其班也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前編曰按晉公子雍親文公子年長而賢趙孟立之是矣而偏於穆嬴卒詐敗秦師而立靈公晉遂失霸其後靈公不君卒以款殺趙盾見殺而盾亦卒被執君之名見義而為之不終惜哉然則太子在而外立君事理人情豈不難乎曰太子幼而公子雍為攝主此亦先王之法春秋亦何為而不可哉

辛丑三十有二年秦康公元年春魯侯伐邾取須

句遂城部

杜氏曰絕太皞之祀○又曰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邾魯邑因伐邾之師以城部備邾難也

夏四月宋成公卒在位十七年子栢白嗣是為宋人

殺其大夫

左氏曰宋成公卒昭公將去辭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

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子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鄉飛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却昭公即位而葬

晉趙盾立世子夷臯是為晉人及秦人戰于令

狐先蔑奔秦

左氏曰襄公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盾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送於晉曰交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曰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

罪其嗣亦何罪。舍適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實。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厲諸子曰：『此子才也。』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矣。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備，乃背先蔑而立襄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實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討俘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亡會從之。」○前編曰：「按令狐之役，曲在晉大夫也。故春秋書晉人及秦人戰，然秦伯在焉，而亦人之也。何居五伯莫賢於穆公，穆公三置晉君，皆以重賂。征晉河東，許君焦瑕，卒可見矣。况康公之賢不及穆公，其多公子雍之衛而親納之，必非義舉。要賂可知。春秋之人，秦伯為賂故也。」左氏雖不言其事，而其事固可想矣。

狄人侵魯西鄙

左氏曰：狄侵魯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師且讓之。

秋八月魯侯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氏曰：晉侯立故也。魯及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新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

辭不敏也。○胡氏曰：趙盾內專廢置其君，外
強諸侯，為此盟。經不名者，見大夫之強也。諸
侯不序，見文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怠惰，事
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罪
公之不能自強，於政治魯自是日益
衰矣。○林氏曰：晉彘是始失伯也。

至三十有三年 宋昭公 秋八月王崩太子壬臣

踐位是為 頃王

冬十月魯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
子遂會雒我盟于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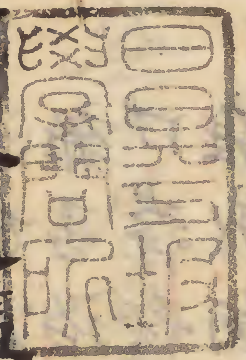
左氏曰：襄仲會晉趙盾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林氏曰：衡雍鄭地，與扈相近。雒水名，諸戎
雜居洛水之間，故曰雒戎。暴亦鄭地。○胡氏
曰：春秋託約而志諱，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
雒戎，何辭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
別內外也。雒邑天下之中，而戎居之，亂華甚
矣。再稱公子名曰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
之。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以來，世
有戎狄之亂，許、蔡以為諫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

魯使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左氏曰：穆伯如周，弔喪不
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奔魯

林氏曰司馬公子邛也司城蕩
意諸也邛意諸皆昭公之黨



訂正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六



